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吳

夫差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寛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

昔者武王伐紂彗星出而興周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地志就李一名檇李城在浙江嘉興府城西南地產嘉李因名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里）

越絶書（記地）句踐與吳戰于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士動搖士

衆恐懼人不自聊子胥見之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子胥喜曰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噬唇吸齒今越句踐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用種蠡計行成于吳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

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曰越未戰而服
天以賜吳其逆天乎吳王不聽遂許之浙江
越絕書 請糴 越大夫種謀曰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
種觀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于戰守其
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
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
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
後患君王盍求卜焉越王曰卜之道何若種曰君王

卑身重禮以請糴于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于是乃
卑身重禮以請于吳將與之申胥進諫曰不可夫
王與越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
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
弗取而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
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
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
也胥聞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

比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
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吴王曰句踐既服為臣為我
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
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
遂絶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
諫者反親是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
尚以詐相就而況于人乎吴王曰句踐有急而寡人
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

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以成名弗忍
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嚭何惑
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入臣也辯其君何必翽翽
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以求威諸
侯以成富今我以忠辯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嚭毋乃
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
向寡人之欲乎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
君王動大事臣竭力以佐謀也因遜遯之舍使人微

告申胥于吴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踈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吴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殆不然乎哉子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牛馬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踈父子之親猶然而况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吴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越粟申胥遜之舍歎

曰於乎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説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吴邦之大敗也

越絶書紀策　子胥直言見疎范蠡聞之以為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歟胥聞嘆曰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

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

吳越春秋　吳王坐于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

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夫差七年魯哀六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
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弗聽遂北伐
齊（左氏此年無伐齊事）敗齊師于艾陵（左傳載夫差十二年）至繒召魯哀公
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
留略地于齊魯之南（史吳世家又伍子胥傳）
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史吳世家）
史記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按此與呂覽小異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

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史吳世家

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十一年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王乃引兵歸史吳世家

吴越春秋　吴王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瘑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之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

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德辛為九醜又與白虎並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

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于王前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于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于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

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强仇于楚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

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

離坐共謀慂然類欲害我君王申胥進諫類忠然中

情至惡内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

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

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

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

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

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胥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

言之士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王近駱如故

呂覽知化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與吳也譬若心腹之疾

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懼虎而刺猬雖勝之其患未央患虎患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袪

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

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夫差十二年反而誅子胥子胥

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

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

史記伍子胥傳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

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寳以獻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

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吳王吳王信之伍子

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令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惟幸吴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内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含
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
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
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吾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
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逄紂
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臣請
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于鄭楚之界越

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仇報
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既
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
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劔十三年子胥受
劔徒跣褰裳下堂中立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
臣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
不用吾言反賜我劔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
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

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孫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嘆曰我死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亦得與龍逄比干為友遂伏劍以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鴟夷榼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

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　吳王將
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泄言
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
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
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以為妖言使人捐子胥于
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
凌萬物歸神大海仿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之子
胥蓋水僊也

論衡　夫差殺子胥胥煮之于鑊盛以囊投之于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吳地記云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羣臣于江設祭置壇國人因為立廟

夫差師詣羣臣出國門祠子胥于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没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慼慼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新書　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槁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嗥而入淵彘銜菹而失奧燕雀剖而蚳虵生食蘆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遏薑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乃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

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

楸梧成林民歌曰梧宫秋吴王愁 述異記

地志蘇州府 靈巖山吴王館娃宫故地上有西施洞浣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 楞伽山一名上方山其北有吴王郊臺 胥山在太湖口吴王殺子胥于此

靈巖有響屧廊吴王建廊虚其下令西施步屧繞之則有聲

地志蘇州府 姑蘇臺在姑蘇山上一名胥臺闔閭築五年乃成 石城在常熟吴地志云越獻西施于吴王

王擇虞山北麓以石甃城為治遊之所

地志松江府 五茸城華亭谷東吴夫差獵所

吴地記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黄坡

搜神記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

重年十九有道術女說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覓從墓出見重流涕曰昔爾行之後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别後遭命奈何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

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
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與之飲讌留
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若至
吾家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
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
重重走至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
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韓重
求玉大王不許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

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夫差北伐齊掘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濟是為

吳溝 吳越春秋

地志　山東即墨縣海濱有勞山相傳吳王夫差登

此得靈寶度人經 漢逢萌浮海隱此

吳越春秋 合越絕書 吳王將伐齊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

臺忽晝假寐于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

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子陳之王孫駱曰臣智能鄙淺不能占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子公孫聖（公孫一作王孫）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移記往請公孫

聖急詰姑胥之臺公孫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
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謂聖曰子何性
之鄙也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
嘆曰悲乎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
天不可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大君曰子以道自
達于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
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
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氏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史吳世家

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
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
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緑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
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
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
闇忽埳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
天下之愚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
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

抱德無欲于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吴悉境内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吴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吴國滅我吴宫天下之危莫過于斯也吴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吴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絶吴路敗太子友于始熊夷始當作姑通江淮轉襲吴遂入吴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

吳敗齊師于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閭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兩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
之以前期無以争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
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于周吳為先老可長
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于是吳王愧晉之
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晉侯次
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黄池越聞吳王
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濟三江而欲伐之吳
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

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
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
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女子
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
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
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
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
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

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已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既得返國上天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五以至于亡王知之乎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正言身死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輕而讒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反逆行無僭侈而吳伐之辱君

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
妻子死所在也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
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
說苑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
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
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
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
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吳越春秋　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

修文御覽引今本無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

諸書不載西施所終翟去滅吳未遠此言當必有據

新序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

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

亡何待

雜録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立

嬌在位二十四年姪鴟立

鴟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知濟豈即壽夢耶

諸樊缺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